

## 永远的厂堂街12号

沈长根

40年，那可是人生中最为风光、蒸蒸日上、蒸蒸日上的黄金时期。

40年——“84报人40年”：1984年春天，沐浴改革开放浩荡春风，一群宁波青年，意气风发地跨进厂堂街12号——宁波日报复刊之初的社址，成为党报新闻工作者。这是宁波报业至今最大规模的一次性向社会招聘24位采编人员。

“最美丽人间四月天”。上月25日，这群“84报人”聚首报业集团新大楼——宁东路901号，新老报人济济一堂，畅叙宁波报业从厂堂街、永寿街、灵桥路、宁东路一路走来发展历程。40年际，宁波报业从小到大，从弱到强，从一报到多报，从一业到多业，从纸媒到报网合一的融媒体，成为全国首批39家报业集团之一，稳稳站在第一梯队。

在一路走来的铿锵步伐声中，声声留下了“84报人”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以及与宁波报业的半生情缘。

“84报人”忆，最忆厂堂街12号。

厂堂街之名，始于唐宋或更早。宋时，宁波为中国建造海船重要基地，史称“四明船场”或“明州船场”。船场的总部设在战船街，今和义路一带。可见宁波自古就是我国著名的港口城市。《鄞县通志》载，厂堂街，“旧时其地傍战船厂，故名”，是供应造船工具、材料之地。

宁波报人的厂堂街12号则是一幢民国风格三开间的两层小楼，大门朝东临街。细观两层小楼，上下六间加厢房偏间，百余平方米。1980年6月1日，宁波日报复刊，四十余位报人办公，已感拥挤不堪，一下又涌进这批“84报人”，可谓摩肩接踵，“螺壳里做道场”了。编委办、编辑组、政法文教组、农村组、摄影组、群工组、信访室、资料室



厂堂街12号小楼院子后门西侧的两间平房，右边一统间为城市组办公室（中间用木板隔开，右侧是一位职工家属宿舍），左边搭建的一间简易房是全体开大会用的会议室。

等十来个部门和总编们都挤在这幢小楼里。

还有城市组（工交、财贸两部合称，当时的组比部还大）的采编人员挤不下，怎么办？只好安排到小楼院子外西侧的两间平房，其中一间作为城市组用房，还挤着一位副总编。另一间是搭建其旁的简易房，中间孤零零地摆放着一张乒乓球台，作为全社开大会的唯一会议室。每周一次的“飞行集会”，40余位采编人员端着各自办公室的座椅而来，一层层围着乒乓球台，坐了个满满当当，开好会，端着各自的座椅回去。在这间简易房里，“84报人”把各自的新闻作品贴到墙上，交流评析；被称“金编”的金君向“84报人”作业务辅导；邀请文汇、浙报等资深编辑记者上课；召开一场场新闻业务研讨会……

时任摄影记者张君回忆：“厂堂街12号进门通道铺设着民国时的小花砖，当时摄影组办公室窗口正对着农村组的窗口，相互伸手可握，常见何老总来农村组交谈工作，用‘初绿’笔名发表一篇篇评论文章。徐副总站在二楼的阳台（实为过道）与几位领导或部主任研究工作，成了敞开的会议室。”

这是历史的巧合，抑或时代发展必然，厂堂街——古时宁波港口城市标志性地块，如今成了宣传报道宁波改革开放、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重要阵地——宁波日报复刊社址，宁波报业发祥之地。

“84报人”忆，最忆厂堂街12号。

在这逼仄的“螺壳里”——厂堂街12号小楼，成了市民关注的热点，白天人来人往，晚上灯火通明，报人们埋首耕耘这方报纸版面田，从新闻采写，到编辑、排版、校对、印刷、发行，一天24小时运作。在不足一平方米的版面舞台上洒满



厂堂街12号——《宁波日报》1980年6月1日复刊初期的社址。

了报人们的汗水和心血，唱开了一台台宁波改革开放新闻报道的大戏。

“84报人”跨入厂堂街12号的那年春天，正值宁波被列为沿海进一步开放城市。宁波日报开设了“改革开放中的宁波”“为我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增添光彩”“把宁波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”“来自重点工程的报道”等栏目。“84报人”奔走城乡，深入基层，采写编发了大量宁波改革开放的报道，报纸版面焕然一新，成为宣传宁波改革开放的生力军。“84报人”司徒君的《宁波时装饰绣品联营厂兼宁波童装厂发人深思》：一个年年技改，家属厂变成骨干厂，一个裹足不前，母厂竟被子厂兼并，报道站在时代前沿，是“高度与深度”相结合的例证；朱君的《台北病人许宝玉隔海来电求医 宁波医生常敬毅当即电话处方》：在这两岸关系尚处互不来往的当时，是一篇前瞻性的报道。施君的《较量还在继续》、楼君的《第二种竞争》、何君的《江花集团取代区工业局管理城区企业》、陈君的《雷锋船最后航班风采依旧》等等，这是宁波改革开放的时代浪花，历史印记。

“84报人”在报道改革开放同时，深受时代精神洗礼，迅速成长起来。陈君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，郑君担任了新华社宁波支社社长，许君、何君成长为集团副总编，更多的担任了日报编委、部主任及晚报、商报副总，成为这一时期宁波报业的中坚力量。

“84报人”忆，最忆厂堂街12号。

聊不完的话题啊，道不完的深情。与“84报人”同时任命的贺总、沈君和抓经营的陈君、郑

君、施君、叶君等，回忆起宁波报业健行在市场经济大道上发展壮大的一程一节。宁波日报复刊之初，办报经费由地方财政拨款，发行量为两万五千份。为减少地方财政开支，实现自收自支，报人们和衷共济，奋力开拓广告和发行市场。时任市委书记葛洪昕听闻外界反映，躬身逼仄小楼协调，拍板经营性专版从每周一次可增加到三次。继任市委书记孙家贤亲临逼仄小楼，召开报社召开的在专版中介绍的企业家座谈会，勉励他们继续开拓创新。当报社将这些企业家的事迹汇编成书时，市长耿典华为《宁波企业家风貌录》一书题词：“向先进企业家学习。发扬开拓、进取、实干精神，为实现四化振兴宁波多作贡献。”副市长陈哲良撰写序言。1984年，宁波日报广告收入比上年猛增125%，基本满足自给自支，自负盈亏。宁波报业从此在市场经济大道上迈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。

1987年元旦，宁波日报由四开小报改为对开大报，发行量首次突破10万份大关；1988年，宁波日报社全资兴建的永寿街1号新大楼竣工启用，宁波日报社从此结束了在厂堂街12号逼仄小楼里办报的历史。这是宁波报业历史性的奋力一跃：在永寿街1号，宁波报人创办了《宁波晚报》《东南商报》和中国宁波网等，为宁波报业组建报业集团，大步走向“灵桥路、宁东路”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“84报人”忆，最忆厂堂街12号。如今厂堂街12号那幢民国小楼已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，但她却在宁波历史上，在宁波报业史册中，在宁波报人的心中则是“永远的厂堂街12号”。

## 一路公交一路花

冯志军

多去乘公交吧，因为它不只是绿色的。

完成体检，恰逢大雨，犹豫是乘公交还是打车回校。外出支教两年，鲜有乘公交的机会。回去若乘公交，八九站路，途经郊区和一段陌生的路，感受一下久违的城市也好。

四五分钟后，26路公交车在不远的路口出现了，滂沱大雨中，偌大的车身避开匆忙的行人和车流，转了个优美的弧线，迎头驶开没过脚踝的水洼，不疾不徐驶向站头。车站就我一人，到处白茫茫灰蒙蒙的，司机能看到淹没在大雨中的我吗？我踮起脚尖手捂着手臂打招呼，公交车踩着哗哗的水声，稳稳地停在跟前，开了门。

一个箭步上了车，猝不及防的翘翘让我无地自容。正大雨，车内潮湿闷热。车窗上偶有手指划过的痕，勉强能看到窗外的绿。车厢里八九个老年乘客，坐在前面的两位，看起来八十多了，正扯着嗓子高谈阔论——和上班族错开公交高峰，老友相约出来走走，高兴的事儿，他们的“欢喜”震得我耳朵嗡嗡的。想起高龄的老母，想到自己也终究会老去，我往中间的一个座位放了包和伞后，扶着两旁视窗外。

很少能于工作日穿梭在大街小巷中，看看城市的变化。才站定，车门还未关上，车尾的一对夫妻突然站起，女的连声问：“二院到了没？二院到了没？”司机师傅回头说：“是九院，体检中心，二院还有好多站呢！”听闻司机这么说，女的拍拍胸脯拉着那男的坐了下来：“听错了，听错了。”偶尔进城的紧张溢于言表。

司机师傅又说：“这位男同志，看你刚才那几步踉跄，是腿不好吗？走路可要注意啊！”刚才哪几步？我也曾回头瞥过几眼，没发现什么异样，也没看到司机怎么打量，他咋就发现了呢？女的接上话茬儿：“是腿不好，我们就是去二院看腿的，怎么被你发现的？”司机没接话，倒说：“地上滑，走路慢些，到站了我叫你。”

心想师傅仔细，不要在每个乘客身上都如此，恐不易，还是怕出事带来麻烦吧。这念头刚一闪，我就被司机师傅“仔细”上了：“这位美女，这么多座位不坐，马上到站了吗？”我到双东坊，腰不好就不坐了。“还有七八站呢，双手可要抓住啊，地太滑，我一直注意着你呢，到站我叫你吧。”我心里犹疑：难道这八九个乘客的站头

你都要记着？

没等想明白，那两位“春游”的老者嚷嚷着：“快到了，我们快到了。”正是红灯，司机劝道：“还有半站路，您二老别急，到了我叫你们。”两位老爷爷应了好，但车一启动，他们便着急地站起身来，双手抓住椅背，颤颤巍巍向前探：“到了吗？到了吗？”

车速更慢了，司机师傅的性子更缓了，他好脾气：“爷爷，坐下来吧，到了我一定叫你们啊。”对座的几个妇女说：“都七八十岁了，能不出来就别出来了。”师傅回了一句：“那倒是要出来的。”

师傅说得对，我想起逐渐老去的母亲，想起她寡居的孤独的生活，心里对那司机又多了认同：老年人的孤独无人能懂，能出来走走看看总是好的。在家宅着，腿脚脑子都“废”了。

司机师傅用宁波话大声叮嘱两位老爷爷：“扳牢，扳牢。”他更小心地开车，避让行人，在红绿灯处停顿。前不久，爷爷们的站头到了，司机师傅打开驾驶室的门，几步迈到爷爷跟前，迈着小步先把那位心急一点的爷爷缓缓扶下车，又打开伞，待他站定，转身接过另一位爷爷手中的物什，扶他迈下台阶，看他俩摇着手急着离去，不知又叮嘱了什么，才大步跨上车，发动开车。

两位女乘客夸赞司机：“看样子，像你家老人。”不赶时间吗？我问司机，上班高峰期咋办呢？师傅笑了：“领导说要为老年人服务，我只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罢了。”车在茫茫大雨中缓缓行进，一路的水花哗哗响着，水声似一首赞歌：一点一滴的雨啊，是26路公交车的车辙，是司机师傅的温言细语，落在每个乘客的心里；一站一站的路啊，是一句句优美的诗，是一篇篇美丽的文，书写了宁波这座城市动人的歌谣——

我到站了，挥手和这位在26路公交车上服务了13年的陈师傅告别。今天，我又看到了阔别两年的城市新的，也许是旧的一面。我想起了万家团圆的除夕夜，开在大马路上的一辆辆空荡荡的，但却坚持、温暖的公交车，我想起了疲惫不堪却时刻关注每个乘客的普通司机，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没带钱却载了我一路的宁波公交。天还是灰蒙蒙的，我的心却突然开了……

多去乘公交吧，因为它不仅是绿色的。

## 致敬王阳明（外二首）

海眼

今夜，借偌大的穹宇  
我频频向蔚蓝鞠躬  
蔚蓝有你的伟岸，还有  
你留下的心理学

风雨沧桑，屈从时间位位  
五百年，踟蹰而执着的步伐  
纵横山河  
精神的经络，直抵灵魂深处  
无畏，无敌

与心为宗，与心谈论一切  
才能让心更安稳  
举目望去，无理的鞭痕  
高亢如尘埃的落款  
悬浮于万物万象

你，以哲学般的简约  
文学般的韵味  
军事般的气概  
让尘世里的各种心绪  
知行合一

## 故乡的风一直吹向你

晨岚淡去，潮湿的江南  
起伏得如此悦目  
乡愁，从心延伸  
坚定而平静  
清瘦的足音，谛听一缕阳光  
在厚重的沃土中穿行

当跋涉成为锐利的线条  
荆棘也有明媚的光芒，深邃  
千年的风韵  
逆流的背影，接受  
坚硬与柔软的誓言

扶摇直上，和群星一起  
守望一盏温暖的江山

迷恋，心燃出的云霞  
擷取只影千万里  
故乡的风一直吹向你  
就算隔着万水千山  
都能虔诚地俯身  
看见四明山灼灼的枫红  
与天涯共此时

## 与你相通

五百年绵延，在尘埃中斑驳如蓝  
蓝与蓝，给青天一个响指  
冲破，思与思的藩篱，听到  
你身上的风，扯开心即理的命题  
高贵的时间，一次次在大地缠绵  
在每个辨不清的夜晚  
与静谧对弈，让彼此的心跳  
炽热宇宙无边无际的执意

无需记住跃动的沧桑  
叩问苍天，从容跨过玄黄的清歌  
细碎的影子，道尽终生  
所有归路都是去路  
所有去路都是归路  
所有壮美与巍峨，将会戛然而息  
繁衍，轮回，或是挥霍  
时间转过身，于苍茫中追寻自己

多角的灵魂捧着灯盏  
一面是雄性十足的大地  
一面是苍穹推送的风，长出颜色  
迎面而来，怀莫莫可名状的执念  
掠过千百年悲苦，守望一生温暖  
秉持良知，心挨着心  
越走越轻，越轻越安

## 少年的故乡

陈云

初中一同学在朋友圈发了条小视频，内容是有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街景、百姓生活的日常，一下子触动了我。那时正年少，常常穿行于故乡邱隘老街一带的小弄小巷找同学玩耍，顺便打卡沿街店铺，都熟稔得很。

少年的故乡有一个药店。我家临近有一河埠头，对面就是药店。药店不大，宽两间门面，深一间门面左右。中间有条走廊，左右分开，右边卖西药及医疗器械，左边抓中药。

西药玻璃柜内陈列的药品我认识的不多，诸如宝塔糖、头痛粉、人丹、十滴水等。我最感兴趣的是粗细不等的注射器。注射器俗称针筒，在我眼里，不过是一种很好玩的玩具而已。针筒真好玩、中药也好玩，天落水，按压活动杆，水就会直线飙出一支开外。还有橡皮管子，一般用在打吊针时连接葡萄糖盐水到针头的通道，而我的玩法是给水做搬运工：一头浸入水缸，另一头猛吸一口水，然后放开，水缸里的水就会源源不断流出外面。

西药柜的店员还负责收购一些中药原材料。杀鸡时，把鸡肫取出，洗净，剥离内壁，晒干，就是一味很好的消食药“鸡内金”；吃橘子时把皮收集起来，放楼上窗台上晒干，卖给药店后，再经过一年以上存放、陈化，就是一味燥湿化痰的药“陈皮”；甲鱼壳不能丢，洗净晾干后卖给药店，就是一味益肾强骨的好药“龟甲”。小时候，我没少卖给药店赚取零花钱。

左边的中药铺是个深不可测的宝库。紧贴一整堵墙的小抽屉不计其数，抽屉的顶部还有一排青花瓷瓶，每个抽屉或瓷瓶都贴有标签，要么是树根要么是草叶，不然就是虫干甲壳，或是各种矿石，好像世

间万物皆可入药。柜台的上方，悬挂几把迷你小秤，学名“戥秤”，一副中药各种中药材的多少，都得经过它来把关。秤盘、秤砣由黄灿灿的铜制成，极细的秤杆上还有更小的刻度，太精致太高级，要是用这把秤来玩，一定挺有意思的吧？

走进药店买药，肯定是为了治病救人。而在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眼里，各种药品器械都成了有趣的玩具：各种真好玩、中药也好玩、戥秤更好玩。那时的我，既不用做家务，也没有作业，大把的时间还是玩不够，看到任何东西都能跟玩挂起钩来，可见玩耍是孩童的天性。

少年的故乡有一个废品收购站。废品收购站位于新桥头（镇中桥）的北边，门面朝西，临河，河对面是邱隘老街的水产商店。印象中，废品收购站柜台呈L形布置，柜台上放置一台小磅秤，柜台外的地上还有一台大磅秤。北面墙上悬挂着所要收购的样品，硕大的木架子分割成几十个小方格，每个格子里陈列着一种样品。我那时还格子陈列的东西。

收购站内的营业员都有一双火眼金睛，一眼就能分辨所卖的物品是不是从正规的渠道获得。来路不明的东西难以在收购站换到钱。那时，还没有私营店铺，镇上百姓的油盐酱醋、棉布百货都由供销社独

家经营，包括废品收购，全镇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店。

我卖给收购站的废品，无非是一些牙膏壳、废纸、旧书、旧电池、玻璃瓶。兑到手里的，好像没超过五角。

那时各种资源比较紧张，收购废旧物品回炉再造不失为一种减少成本的好办法。直到现在，我还一直延续着把废旧物品囤积起来卖给破烂王的习惯，尽管一大堆旧纸箱、旧报纸卖给破烂王还不到十块钱，但扔掉还是觉得蛮可惜的。

少年的故乡有一间刻字店。一次去镇北找同学玩，忽然发现石子路边有一间刻字店。门面很小，仅开一个窗口，店主伏在临窗的台子上，不是刻字，就是写大字（毛笔书法）。店主精瘦，目光炯炯，精神矍铄。桌子下方的玻璃橱窗摆放着一些没刻过字的印章，有木头的，也有牛角；有扁形适合刻私章的，也有圆形适合刻公章的。后来我吃惊地发现，他的双腿残障，无法走路，有个个子很高的男子抱着他去饭桌吃饭。

刚开始，我只敢远远地看着店主做事，免得被店主嫌弃。店主问：小歪，你住哪里啊？你爸妈叫什么名字？是不是想偷学我写大字啊？我腼腆地笑笑，算做回应。

刻字前要先在印章上写反背字，只见店主把一枚扁扁的白色章坯夹到架子上，画好三个方框，取出一支细长毛笔，蘸了墨汁，直接

写出反背字。反背字我都不认识，字体左高右低，跟正常字恰好相反。刻章的过程很快，然后是细细修正，直到盖在纸上时，我才认得，原来就是些常见字。

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店主写大字时的震撼感觉。那天他没刻章，在一本米字格的大字簿上写毛笔字。笔画遒劲有力，笔锋锐利无比，转折起伏有序，字体优雅美丽，我从没看到过如此漂亮的毛笔字！许久闭不拢嘴，敬佩感油然而生。

进厂工作后，同宿舍有个工友为参加工会活动准备才艺，在一块黑乎乎的石头上又是刻又是凿，激发了我学习篆刻的兴趣。辨识篆体书法，临摹古印刻字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篆刻作品被函授老师表扬过，也在杂志上发表过，可轰轰烈烈持续了两年之后，还是半途而废了。不过通过学习篆刻，结识了几个印章收藏爱好者，转而喜欢上了印章石。网上与天南地北的同道石友，辨识、研究、探讨大松石质的优劣、品种的多样、色彩的变化、市场的兴衰，其趣浓浓，其乐融融。这个爱好的养成，不知是不是跟童年时看到的刻字店有关？

少年的故乡还有一所邮局，那里曾经有我的诗与远方；少年的故乡还有一家银行，那里的电视有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；少年的故乡还有一月百货商店，里面藏着一个老板的梦想……

每当沉浸于乡愁之中，一次次回忆年少时故乡的片段影像，并非想回到那个时代，而是为了寻找一份精神慰藉，再次体验年少轻狂那会儿生龙活虎的畅快淋漓，以及工作与生活之间互不侵占的平和心态，进而为当下不断追求美好生活增添一份充足的动力。